

张成新 著

阿阿 少年少女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啊 少男少女

张成新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啊,少男少女/张成新著. —上海:少年儿童出版社,2000.9

ISBN 7-5324-4205-5

I. 啊... II. 张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69940 号

啊 少男少女

张成新 著

乐明祥 插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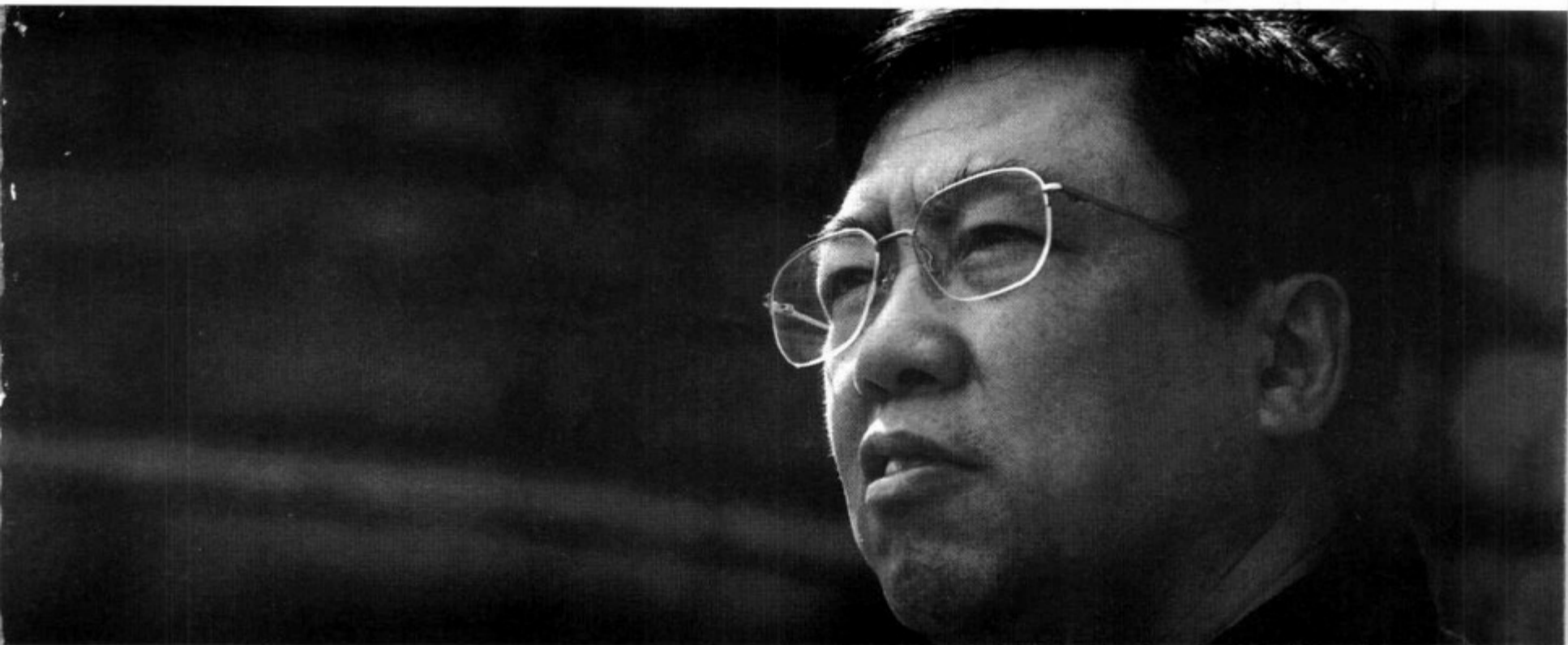
徐东达 装帧

责任编辑 单德昌 美术编辑 罗 定
责任校对 石玲凤 技术编辑 史建平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	开本 850×1168 1/32
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	印张 9.75 插页 3
邮政编码 200052	字数 225,000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	2000 年 9 月第 1 版
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厂排版	2000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	印数 5,101-13,100

ISBN7-5324-4205-5/I·1743(儿) 定价:14.50 元

张其成先生，您好！
感谢您对《孔子与孟子》的支持！



张其成

张其成
张其成
张其成
PDG

内心独白

不知为什么，我们男孩读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，能和小姑娘一起手拉手地唱歌跳舞，无拘无束。一到五六年级，见了女生就像见了陌生人，就是坐在一条板凳上，也隔得远远的——开始分男女生了。有时，也疯疯癫癫地和女生追追打打，吵吵嚷嚷，但那完全是无意识地闹着玩，是一种“疯”。一旦进了中学，男女生的界线就像棋盘上的“楚河汉界”，壁垒分明；倘若彼此多说上几句话，那好，流言蜚语，奇谈怪论，就像夏天的蚊子，嗡嗡嗡地扑来。

初二的时候，我们班里有个男生在作业簿里夹了张小纸条，悄悄地递给一个女生。这下，不得了，“有人写情书啦！”这声音像传染病菌，迅速传遍了学校的每个角落。校长找他们谈话，家长对他们训斥，同学们则讽刺、嘲笑、挖苦。我是班里的大班长，老师们说我学习好，作风正派，严于律己。班主任正巧产假，我几乎成了代理班主任，也加入了这个行列——协助校长对他们进行耐心而诚恳的帮

助。我极其严肃地找他们谈话，摆出一副架势，学着老师的语调说，你们嘛，正处在长知识长身体的时候，应该把精力放到学习上去，这种不健康的思想发展下去很危险，可以悬崖勒马了。我还举了些听来的类似的例子，危言耸听，希望他们能接受教训。最后，我根据校长的要求，还要他们“挖一挖思想根子”，而且，要往“深处挖”。

可是，后来班里新来了一个从城里来的女生，我竟然也不知不觉地干起了我批评别人干的那些事情来！为了这事，我这个品学兼优，作风正派，严于律己的好学生，没有逆来顺受，没有趋炎附势，居然大胆和粗暴地敢和家长顶撞，敢同老师争辩，敢与同学打架，甚至不顾一切地离家出走，去报社申诉、告状……

一言难尽！

（摘自我的 1983 年 × 月 × 日的一则日记）

1983/1/27

上卷 白云

A	渡口	3
B	大班长	10
C	插曲	22
D	互赠	33
E	夜色朦胧	40
F	个别谈话	56
G	漩涡	69
H	冰点与沸点	81
I	打架	95
J	两面人	102
K	夜访	115
L	寒流	129

下卷 彩虹

M	迷雾	147
N	微笑	158
O	反常	172
P	元宵节	180
Q	新闻人物	194
R	裂痕	202
S	角逐	213
T	信件	223
U	三堂会审	231
V	联合行动	238
W	客人	251
X	何必说破	269
Y	青春关不住	282
Z	人格的较量	291

上 卷

白 云

天上的云，飘忽，变幻，然而，
洁白，纯洁。

——我的日记摘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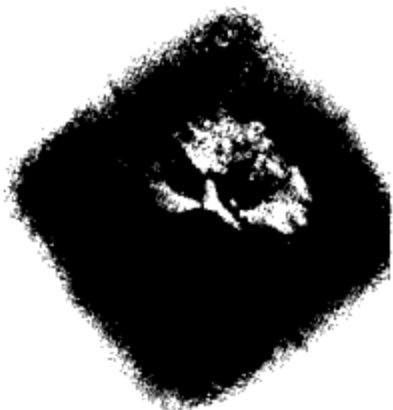
渡 口

就要开学了,我将由初二升到初三。

暑假是快乐的,但即将过去了。这一天,我在渡口割完两筐兔子草,仰面躺在湖边软软的草地上,望着蓝天飘浮的朵朵白云,嘴唇上含着一枚清凉的柳叶,在默默地背诵唐代诗人贺知章的诗:

碧玉妆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绦。
不知细叶谁裁出,二月春风似剪刀。

我喜欢读古诗、啃古文。在我的笔记本上,密密麻麻抄录了上百首的唐诗宋词。“好雨知时节,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。”“春眠不觉晓,处处闻啼鸟。”“借问酒家何处有,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“无可奈何花落去,似曾相识燕归来。”“三十功名尘与土,八千里路云和月。”这些名句我都能倒背如流。就连那“情切切,意绵绵”的艳词丽句,什么“花红易衰似郎意,水流无限似浓愁。”“莫道不销魂,帘卷西风,人比黄花瘦。”我也能一知半解、囫圇吞枣地吟咏几句。我村唯一的老秀才曾斜着一对老鼠眼打量了我一番,捻着一把胡须,说:“这囡将来是个张生。”我知道,张生是《西厢记》中一个风流倜傥的书生。



渡口，是我常来的地方。眼前，是烟波浩渺，风光旖旎的湖荡湖。稍远，是绿树怀抱的湖荡村，红瓦白墙，隐隐约约；再远处，则是树木葱茏的佘山，耀眼的阳光下，那像古代武士的头盔一样的天文台屋顶，高高耸立在蓝天之下；那闻名远东的佘山教堂顶端的五彩玻璃，正反射出奇幻的折光。

耳边响着潺潺的流水，空气中弥漫着从湖荡湖里散发出来的莲花、菱角的芳香。知了在头顶那棵大柳树上没完没了地聒噪。不远处，我放牧的两只小山羊悠闲地嚼着青草，在咩咩叫唤。我惬意地翻了个身，两肘支着草地，凝望起波光粼粼的湖面来。“心旷神怡”，这时候，我才真正领会这个词的含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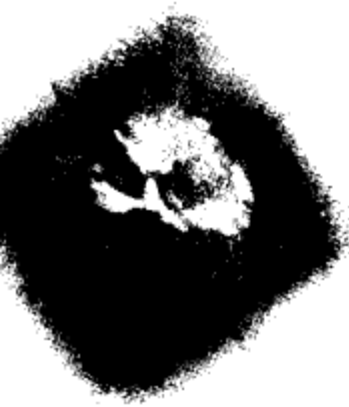
渡船沿着白白的水道从对岸摇来。我们湖荡村有个“西伯利亚”的美称，交通不便，偏僻、闭塞，整个被湖荡湖团团包围。只有两条路与外界相通。一条是机耕道，用煤渣、碎石、泥土铺成，坑坑洼洼，要拐个大弯，乘拖拉机，颠颠簸簸，屁股震得发麻，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公路；另一条是田埂小路，从渡口摆渡，沿着渠道，再步行半个钟头，就能直达我国的第一大城市上海，当然，拐上另一个弯，汽车行驶半个多小时，便是松江的

长途汽车站。倘若下雨，那条机耕道泥泞不堪，走路，简直是受罪。如果没有交通工具，就只能走这条田埂小路。这样，渡口便成了湖荡村通往外界的必经之路。我喜欢到渡口来玩，喜欢看从渡船上下来的各种各样的人。

渡船靠岸了，最先跳下的是生禄兄弟俩。弟弟生禄是我的同学。他俩背着鱼篓，大概刚从松江卖了鱼回来。哥哥生荣叼着香烟，看见我，打了个响指，大声说：

“哈啰，我们的大班长，在干什么？”

我不愿理他，扭转了头。他留着一头长发，穿着皱巴巴的西装，



白得发黑，领口上沾满油腻的衬衫下摆露在西装外，牛仔裤的裤脚管拖在地上，沾满了泥。

“电影明星！靓丽小姐！要不要看？”生荣将一叠彩照往我面前一伸，像在玩扑克牌。他的手指被香烟熏得发黄。

对他这腔调，我天生的厌恶。

“不要看？哈哈，看看吧，够刺激！”说着，他把一张外国电影的什么剧照，献宝似的放在我眼前。

我稍稍一瞄，看清了，一男一女，男的一头长发，女的袒胸露肩，拥抱着，在接吻。我的心微微一颤，避邪似的连忙闭上眼。

“嘻嘻，够不够刺激？”他又像变戏法一样，换了一张，在我眼前一闪。

我闭着眼没有看。在他俩面前，我不想看。我得保持应有的自尊。

“哥，我们走吧，大班长在用功！”生禄像条跟屁虫，老跟在哥哥后面。

“唷，又一个小妞！”生荣突然往渡船上一指，大惊小怪地叫起来。

我随声一看，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挤在渡船里，随着人流准备上岸，一副上海人时髦的打扮。

“哈哈……”生荣嬉皮笑脸地又打了个响指，走了。

生禄紧紧跟着，生怕哥哥甩了他。

渡船上的人从跳板上鱼贯而下，走在前头的是爸爸肉铺里的伙计，拥着一辆自行车。接着下船的是两个走亲戚的婶婶，三个赶路的老农，一个干部模样的叔叔，最后胆战心惊跳下的，就是那个时髦的上海姑娘。她的后面跟着个陌生的中年妇女，也是上海人的打扮。

“姆妈，快到了吗？”那姑娘将一只带小轮子的漂亮的旅行包放在堤岸上，回头朝中年妇女柔声细气地问。



“大概快到了！”她妈妈迎着耀眼阳光，朝前面一条田埂小路望了望。

那姑娘的一件衣服又漂亮、又新颖，胸前有条飘带，微风一吹，像一只翻飞的蝴蝶。这式样，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哦，在日本电视剧《血疑》里，幸子穿的，叫幸子衫。村里许多姑娘都拥到松江县城去买，可穿在她们身上，洋不洋，土不土，并不好看。可穿在她身上，我的眼睛忽地一亮，好像幸子从电视屏幕里走了出来。她穿的一条短裙，也很特别，颜色雪白，看得见膝盖。还有两条白白的非常匀称的腿。啊，那顶洁白的凉帽多别致，宽宽的帽檐，像蝉翼一样透明。也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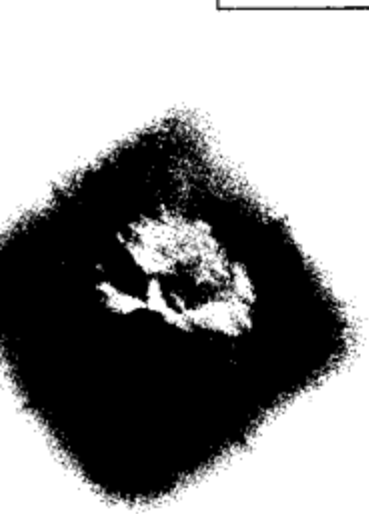
走累了，也许被湖荡湖这美丽迷人的景色陶醉了，她摘下了帽子，露出了一头乌黑的头发；头发不长，额前剪得很齐——镇上的表姐也梳这样的头，听说叫童花头。姑娘梳这种头发活泼、大方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已经在悄悄注意、评判姑娘的服饰衣着了。

“啊！”那姑娘发出了轻轻的一声赞叹，灵巧的身子像跳舞似的，在原地旋风般地转了一圈。

她的出现，仿佛在我的眼前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。别看我平时闷声不响，内心世界丰富复杂着呢。我不欣赏那些又土又俗的村姑，尽管我也生长在土气十足的农村。我向往文明、开放，鄙夷封建、愚昧。前一两年我国电影里出现拥抱接吻的镜头，班里的男生“啾啾”乱叫；女生们则都捂住了脸，“嗤嗤嗤”地暗笑。我则不以为然，接吻在国外就像我们握手一样平常，有什么值得惊异的？哼，孤陋寡闻！

“倩倩，你去问问这位同学，去湖荡中学还有多少路？”她妈妈发现了她，推了推身边的女儿。

我一骨碌坐起身，不由紧张起来。在现代化的上海人面前，我这乡下学生总有一种莫名的自卑。



她看了我一眼，忸怩了一下，把脸转向别处。

她妈妈笑了笑，向我走来。

“同学，请问，湖荡中学往哪儿走？”她妈妈说的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，声音也极好听。

“朝西！”我随口回答。

她妈妈向我道了谢，回头对女儿说：

“走吧，不远了。”

她好像没听见，一转身，向湖边奔去，身子轻盈得像一朵云。

“啊，风景真美！”她站在湖边，张开双臂，像在朗诵一首诗。

我随着她的目光，向湖里望去。是的，我们的湖荡湖是够美丽的。我们测量过它的面积，它方圆十二里，像一颗巨大的明珠，镶嵌在佘山脚下，闪烁在广袤的绿色田野上。湖里养着鱼，种着藕和菱角。这两年，湖边又繁殖了大片的可以作为饲料的水葫芦，一到夏天，湖面上一片绿色，只留下一条白白的水道。渡船咿咿呀呀的像一枚柳叶，在水道里划过。时不时地，有一两条银闪闪的鱼，扑哧扑哧地跳出水面。

“快走吧，以后有得你看呢！”她妈妈催促道。

她没答理，从地上捡起一块小瓦片，一扬手，向湖里削去。刷！刷！刷！如镜的湖面上一连溅起三个水漂。从湖面上吹来的阵阵凉风将她的短裙微微拂起。我的眼睛立即闪电般地避开，朝别处望去。

“啊，小山羊！”她突然欢叫起来，像发现奇迹似的，狂奔过去，“姆妈，快来看，小山羊！小山羊！”

她的嗲声嗲气搅得我心头很不平静。我还没听见村里那些与她同龄的姑娘发出这样的声音。这时，不知出于什么动机，是企图博得她的注意，还是对“高贵”的上海人下意识的报复，我忽然冒出个念头，想捉弄她一下。过后想想，这实在可笑。像我当时这样的年龄，对

